

■ 讲述

■ 纪念

## 老人与船

□ 王嘉祥

2007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初九,9时整,伯父的人生之舟驶到了终点港,享年90岁。忌日恰逢五个“九”,这真是上苍的安排。

上世纪60年代初,经他人介绍,我从部队回乡相亲。七月骄阳炙烤着如皋大地,升腾起一阵阵热浪。去女方家必经如海河,船摆渡到河中心时,但见一条装满蚂蚁的小船徐徐驶来,拉纤的是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他的腰弯成一把弓,拉直的纤绳如同一支箭,一双大脚在岸边水际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足迹,他眼眶里露出那希冀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住,三间朝南青瓦房,门前有棵桂花树,那就是你要去的刘家。”我默默地念着介绍人的嘱咐上了岸,又骑车穿过绿树掩映的乡间小道,凭着军人的识图技能,很快就找到了杜家庄,且准确地锁定了坐标。后来成为泰山大人的老岳父,特别喜欢我身着戎装。他将早已备好的酒菜摆满一桌子,又请了生产队的干部作陪。吃饭时,左邻右舍的大娘、大婶们,或在门前穿梭往来,或依着门框谈话,气氛很热闹。我心里明白,这是来替刘家“长眼”的。饭后,有人拎来一大篮子香瓜,“吃吃吃,才从藤上摘下来的,又脆又甜。”我一细看,说话的竟是渡口见到的那位大汉。现在的妻那时的对象说,这是她的伯伯,常年在打鱼捞蚂蚁,就为我,才从江边赶回来,我往门前小河望去,果见那条小船稳稳地拴在大杨树旁。

婚后近40年,我们与伯伯一直有着亲密的交往。结婚的当年正月,依照如皋南乡的民俗,刘氏家族的近房要请新人,伯伯抢先做东。那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他用打鱼虾、捞蚂蚁卖的钱,换回一袋高米,拿出一部分酿成酒,又将其他的掺上切碎的胡萝卜煮成饭。鱼干蒸竹笋、咸肉煨河蚌、韭菜炒螺儿、蚂蚁豆腐汤,餐桌上菜肴虽不多,但每个菜均与小船有缘。伯伯提着一壶滚烫的酒,站在桌边,他不会劝酒,只会不声不响地往你碗里斟酒。

头一回到伯伯家,见他门前倒扣着一条四五米长的木船,船板间隙用麻丝油灰嵌得严严实实,伯伯正拿桐油涂抹船身,每块船板都被他抹得锃亮,那动作如同战士擦拭钢枪一般娴熟,脸上透着几分自豪。伯伯爱船,从小船记录着他的奋斗史;伯伯行船,是因为小船承载着他的所有希望。在旧社会,他常用船载三五只壮猪,挂起布帆,经砥礅港过长江,到江南以至上海卖猪,求的是价钱比江北好。每做一趟江买卖,都如闯一回鬼门关,惊心动魄。在江面上,时遇江猪(江豚)拱船,更惧海匪敲诈。民国三十六年腊月的一天夜里,木船装了8只壮猪,刚刚行至江心,不料大风乍起,木船顷刻倾覆,壮猪全部沉没江底,他幸被好心的渔人搭救,方捡回一条老命。从此,爷爷不让伯伯行船做生意,送他到小镇上的一小中药房当学徒,短短几个月,他就熟记了许多药名,学会了煎、熬、泡制等制药工艺。可他在药房,心系系在船上。没干多久,就溜回家了,说服三个弟弟卖了牲口卖粮食,凑足一札钱,在天生港造了一条十几吨位的大船,雄心勃勃要出海捕鱼。船造成下水第二年,北京发话下来,中国船舶业实现公私合营。他和弟弟们梦想发财的大船,理所当然地成了船舶合作社的一部分。

那船虽然离开了伯伯的身,但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心。每年农闲之际,他总是从老家九华步行七八十里路,赶到天生港,从锚泊在江滩上大大小小的林林总总的船队里,一眼就能找到自己所爱。爬上船,从船头仔仔细细抚摸到船尾,然后站在船板上,点上一杆旱烟,眯起双眼猛吸几口,慢慢地吐出一团烟雾,脑海里很快浮现出鱼满仓、虾满筐的美景……可当他睁开眼,却见大船已拖锚锈锈,船体上长满苍苔。在三年困难时期,打渔人没有一个吃饱肚子,谁有力气行船出海?

伯伯是养猪的行家,种地的里手。他栽的西瓜又大又甜,惹得村上小男孩总往他的瓜田里钻。他种的蔬菜鲜嫩中看,上市总比人家卖的价钱好。每每在碾礅港岸边锄地,他总是呆呆地望着水面上穿梭的船只,好像船是他的化身,他就是船的影子。“文革”后期,他把家前屋后几棵碗口一般粗的苦楝树、银杏树砍倒,送到供销社,换成了一堆杉木料,又约请了几个会木工的朋友,夜以继日地造成了一条木船。小船试水那天,他跑了几个村,才找到一只羽毛全黑的狼山老公鸡。他取其血,虔诚地洒在小船上,说是能避邪。又把神台请到河岸边,点上高香,燃起红烛,敬河神,供财神。尔后,他饮完三碗高粱酒,就怀揣一只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字样的兰花碗,扛上补丁摞补丁的铺盖卷,一撑竹篙子,一声长号子,小船就消失在大河尽头。他东到直镇、洋口,北至兴化、高邮,春夏秋冬,浪迹江河。把捞到的一船船螺子螺儿小鱼,换成了点灯的油、御寒的衣,变成了弟弟妹妹上学的书、写字的笔。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伯伯躺在船舱内,望着满天的星星,编织着未来的世界。

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公社派来几个戴红袖套的造反派,他们扛着铁钎,捣破了船底,举起斧头,砸烂了双桨。他们大声宣告,不能让小船也长出资本主义的尾巴。望着与他朝夕相处的船儿,躺在如海河岸边痛苦地呻吟;望着船舱里打碎了的那只兰花碗,“舵手”“大海”的字样已成碎片,伯伯的心口滴血。这年除夕,他悄悄地请小学里的教书先生,用红纸写上“招财进宝”四个大字,乘月黑风高偷偷地贴到船头。大年初一清早,伯伯又带了几个馒头去替小船敬河神。他相信,小船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一定会给他带来好运。

农历三月,农村青黄不接,村上家家户户缺粮少草,河岸渠边的柳树枝、槐树叶,被大娘大婶们收拾回家生火,却没有人去动伯伯那旧船的一块板。三村四舍的乡邻都晓得,那河滩上躺着的不仅仅是一只破船,而是伯伯心中一盏希望的灯。

伯伯一直行船到80岁,儿女们说什么再也不让他下水了,硬是把小船牢牢地拴在屋后的桥墩下。从此,伯伯就经常坐在岸边,呆呆地望着他的老伙计。村上的小学放学了,时有孩童们跑到船上玩耍,他们把船左摇右晃,常惊得鱼儿跳出水面。小船能给孩子们带来欢乐,这让伯伯有了新的寄托。他感到自己还有一些余力,不用到水上,也要用到岸上,于是,就在屋前空地上栽满黄芽菜、大头菜。2000年秋天大旱,他半天打干了一口小水井,没等最后一桶水提上来,他已累倒在井栏旁。送到医院一检查,得的是脑血栓,从此失语。

打这以后,老人被接进了城,住在儿女家,颐养天年。一开始他不习惯待在楼上,揪住空儿总往楼下跑。为了帮助他恢复语言功能,小妹买了儿童识字卡,教他看图识字学语,许多字他都很难记住,惟独认得船字,有时居然还能念出声来。有一天清晨,他忽然听到从江面上传来汽笛鸣叫,一声连着一声,他脸上立刻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现在,伯伯走了,他生前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却把他幸福的微笑留给了子孙后代。



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

在创作之家,开门便见山,耳畔响着灵隐寺悠悠的钟声,早晚漫步在淙淙的灵溪旁,含吮着茶园飘来的清香,无不如醉如痴。他们半个多月的相处,发出共同的心声是:回家真好!

回家真好。1990年夏天,中华文学基金会委派吴殿熙和李小慧到上海找巴老为“百位作家签名丛书”签字,并带去作协领导唐达成和张锲诚恳邀请巴老到杭州创作之家住住的美好心意。巴老获悉中国作协在杭州建有创作之家时,欣然于9月28日至10月14日,由上海到杭州创作之家小住。临离开创作之家时,巴老饱含深情地留言:“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愉快的两个星期,谢谢你们。”巴老的手迹就镌刻并竖立在创作之家的连理香樟树旁。之后,巴老先后四次到创作之家小住。

1991年5月,巴老住在杭州创作之家时,应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请,欣然为大会写了“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题词。它不仅凝练了巴老毕生的创作经验,体现了老一辈作家对青年作家的殷切希望。1992年10月,夏衍听说巴老住在杭州创作之家,便专程赶去与巴老相聚畅谈友情,夏公临别时,为创作之家写下“宾至如归”的赞语。这些不仅成为杭州创作之家的佳话,而且将成为文坛的史料。

杭州创作之家自创建以来,共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与扩建。最后一次扩建完成于2007年。创作之家原建筑占地只有7分地,实用客房只有10间。虽然小巧雅致静谧,但显得逼仄。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当地政府在新一届初征用了创作之家周围的几十亩茶园,明确规定再不准在其地面搞房屋建筑。这样,创作之家就成了方圆几十亩茶园里独有的人文景观。在修缮和扩建中,创作之家的负责人柯朗曦和陈蕊都诚挚地邀请了原设计师梁小茹。

2007年,时任西湖风景区规划局副局长的梁小茹对此十分重视,她不仅亲自参与扩建蓝图设计,而且动员规划局的工程技术人员献计献策,集思广益,完善创作之家的总体设计。创作之家的设计蓝图是小茹的外甥女,也成了她的代表作。他们从西湖灵隐景区的整体构想出发,把创作之家南临灵溪不违茶林生长又不准搞房屋建筑的四五分土地拨给创作之家搞绿化休闲使用。创作之家的同志临溪种植了翠竹和花

树,于是,在舒适空旷的茶林和翠竹之中,在通往灵隐寺游览和攀登北高峰的必经之地,创作之家便成了格外受到青睐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游人从镌刻着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的石碑前走过,无不驻足瞻望这座尚不对外开放的神秘文学圣殿。是的,它是神秘的文学圣殿。哪个游客会想到中国的文坛泰斗巴老曾连续4年来到创作之家,并在此写下温馨感人的留言,为全国青年作家寄予厚望的题词。谁能想到在这座小院里接待过中外文坛驰名的夏衍、张光年、王元化、黄源、贺敬之、王蒙、李準、铁凝、王安忆等一大批作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中国作协会员。谁能想到这里还是外国作家友好访问团曾多次光顾赞不绝口的中国作家之家。他们的身影和留言像珍贵的文物留在这里,留在和小院里已长成合抱的连理香樟及连理红枫融为一体。

我已20多年没有去过杭州创作之家了。今年4月上旬,我和钟艺兵、杨金亭、崔道怡、冯立三等作协离退的老同志走进杭州创作之家。多数同志是扩建后第一次来。我们跨进创作之家的门就被悬挂在墙上的照片和耸立在小院里有巴老留言和题词的墓碑所打动。我们一下子俯首沉浸在倾听巴老等文学前辈娓娓叙说着“这真是我的家”、“回家真好”的家常温馨絮语中。走进房间看到曾经在创作之家小住的作家的感言更是让人动容。如白桦写到:“灵隐一月,著书半部,多谢七君(指创作之家共有的七位职工),辛劳玉成。”柯玉明赋诗云:“我来小院住十日,十日赢得百年情,灵隐路上生烟霞,白乐桥头有我家。”我只是顺手翻了翻我住的房间的留言簿。工作人员告诉我,像这样的留言簿已有20多册,它已是杭州创作之家的历史见证。

我住的房间是巴老曾住过的房间。我在室内踱来踱去思绪纷乱,躺在床上更是浮想联翩。我和巴老只在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京开馆剪彩时近距离地接触过,但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如繁星闪烁的一个个典型形象早已深烙我的心中。他签名赠我的《寒夜》在我的案头已有二十几个春秋。我不知道巴老是不是在创作之家时住在这个房间里给我签赠的《寒夜》,但在我的潜意识里认定巴老就是在这个房间里签赠给我的。



串巷去表演,从村子到田间陌路,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一些耳熟能详的社火曲也被大大小小的人们传唱,日子的温馨,在一阵阵鞭炮声中流淌,有钱人没钱人,都会沉浸在节日的喜气当中。那日子简单、纯粹,却又充满无尽的快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逢春节,还能看到这般热闹温馨的情景。

光阴流逝,时代更迭,追着社火疯跑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问及周围的老人们,他们大多都能唱出“小苹果”,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社火曲儿”。郊区的村庄,每当夕阳西下,村头的广场便聚了许多花枝招展的女人,跳广场舞已经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当年我们追着社火唱着曲儿,一样的开心,一样的快乐。

古老的河池小曲,犹如几页残损不全的古书,遗落在时光深处,能够翻检它们的,只是一些风烛残年的老

## 这真是我的家

□ 李一信

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的创建充满了戏剧性。

新中国成立不久,以丁玲为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京成立。1953年,与全国文联在1949年同时成立的全国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协。中央文学研究所随之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中国作家协会把培养作家摆到重要议程上。这时有同志提出,既然北京有了一个文学讲习所,若能在江南也搞一个,岂不是大江南北双葩齐放,可以推进文学事业大放异彩吗?这个想法很快在书记处取得共识,并派人到南方考察,最后确定在杭州的西子湖畔择地成立江南文学讲习所。

江南文学讲习所的筹建很顺利,所址选在杭州西邻灵隐寺,东通白乐桥,南仰飞来峰,北靠北高峰的孟庄。占地不到一亩,原是一处农居小院,周围是青青翠翠的茶园,有淙淙的灵溪绕过,钟灵毓秀,不是桃源胜似桃源的人间仙境。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江南文学讲习所筹建的过程中,“丁陈事件”在文学界蒙上一层厚厚的雾霾。中国作协设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在“丁陈事件”中已风雨飘摇,接着而来的是“丁西反右”的暴风雪凶猛袭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从1958年开始停止一切活动。江南文学讲习所便窒息胎中,再无人过问。

十年浩劫过后,祖国的文学事业迎来第二个春天。随着《诗刊》和《人民文学》的复刊,中国作协从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工作。

刚调来中国作协工作的吴殿熙等同志在清理作协“文革”前的财务档案时,发现中国作协50年代曾在杭州购买过拟作文学讲习所的房产收据和当时地方报纸发表的消息,于是喜出望外地报告了老秘书长张僖同志,这才又勾起他沉寂20多年的沉重回忆。张僖派遣总务科的吴殿熙和财务科的刘沂伦到杭州找有关部门联系咨询调查此事。他们找到杭州规划局,规划局的同志了解到他们的来意后,很认真地查阅了有关历史档案和图纸,确认图纸上的标识产权实属中国作协所有。他们按图索骥找到白乐桥一号院。此时的一号院已成为浙江省图书馆的图书仓库。他们又在浙江省作协的热心帮助下,顺利地找到省图书馆的主管单位浙江省文化局。据文化局的同志回忆和查找相关资料确认,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作协曾委托省文化局代管此处房产。由于中国作协无人过问此事,此处的房子便一直闲置到1961年。在三年困难时期,浙江省文化局将该院用作疗养院,后来又改成省图书馆书库,直到1981年。中国作协和省文化局经过反复协商,图书馆经过两年筹措,把图书搬往新的地方。被遗忘20多年的白乐桥一号院,在1983年,才像被遗弃的孩子回到中国作协的怀抱。

## 唱曲儿

□ 王新瑞

“正月里看灯开花打头开,鸟为食死人为财。蜜蜂因为采花死,赵巧因为送灯台;二月底绿未开花喜春风,杨六郎困在扬州城。一杀四门刘金定,大破千门穆桂英……”

在徽县银杏乡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两位70多岁的老人演唱的《十二花》,让在场的观众听得如醉如痴。演唱简易,没有配乐,没有服装道具,也没有化妆,他们甚至连麦克风都不会使用,然而,淳朴自然的河池小曲从两位演唱者的口中唱出来,便如远处吹来习习的微风,又恍惚踏上弯弯山路,随着长长流水……那音韵、词调,以及与泥土割舍不断的情缘,在这演唱的片刻,正通往时光的深处,和着阳光与风雨,默默传承着生活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在乡土深处萦绕,经久不散。

徽县,地处甘肃东南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河池县,是秦陇文化、巴蜀文化和氏羌文化交汇的金三角地带。自古以来,民间音乐文化底蕴深厚,河池小曲广为流传。人们在繁重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用自编的山歌歌唱生活,表达劳动的艰辛,抒发心底的愿望。

河池小曲又叫社火曲,是古老徽县的一种民间歌曲,以《十二花》为代表的河池小曲,是以月份为序,每月用一种花为代表,运用比兴的手法,或抒发情感,或传唱历史、歌颂英雄,内容丰富,曲目较多,词和曲也较为定型,亦有完整的演唱文学脚本,在徽县民歌中占据极大的比重。

从前,每年的农历腊月,农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男人们糊灯笼、扎狮子、扎龙,女人、老人和小孩练习唱曲儿,到了正月初五六,各村的社火先后出场,走村